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首页 | 学术信息 | [史学理论研究](#) | 史学史研究 |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海外看中国 | 书窗、书评 | 报道、随笔 | 等等

▶ 您现在的位置：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研究 >> 史学理论 >> [\[专题\]王晴佳](#) >> 正文 今天是： 2009

⇒ 王晴佳：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下） 热

王晴佳：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下）

[作者：王晴佳 转贴自：《历史学》2008年第7期，中国经济史论坛转载 点击数：709 文章录入：tc

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下）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

王晴佳

《历史学》2008年第7期

3、科学或艺术?有关史学性质的争论

如果说当代哲学界和史学界的历史哲学研究，已经放弃了对“大写历史”的探讨，那么其实也与怀疑“小写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所关联。换言之，质疑历史规律论，是从对的研究中逐步生成出来的。如果历史学家无法确定史实的真伪，那么他们经过考察史实而走向所做出的总体概括，也无法让人信服。在19世纪晚期，实证主义思潮笼罩欧洲哲学界的时候，布莱德雷(F. H. Bradley, 1846—1924)就已经在其《批判史学的前提》一书中对“史实”并不是对“过去”的复制，而是经过了历史学家之手的再造品。因此在历史写作中，作用举足轻重。历史学家的判断是历史学的基础：“历史学家是‘批判史学’的真正的圭臬”。莱德雷同时的勃桑圭(Bernard Bosanquet, 1848—1923)则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进程因素很多，事件与事件之间因此存在多种多样的联系，无法清楚地用叙述的方式，指出其关系。以他宗教的立场出发，勃桑圭讽刺地写道，如果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想揣测、分物的心理与动机，由此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就像充当“上帝的间谍”(God's spy)那样徒劳无益。这些观点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20世纪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2)充分肯定布莱德雷的论点，视其为“历史知识理论的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30]

其实，即使在19世纪，许多人对于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方法沿用到历史研究的做法，一种怀疑的态度。19世纪德国的历史研究，以兰克学派为代表，成为实证史学、科学史学。但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本人则不愿、似乎也不敢像他的同胞黑格尔那样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向。他提倡“如实直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运行，意志，而上帝的意志深奥叵测，一般人无法探测，最多只是将历史的运行，如实描述出来

言之，兰克未敢做“上帝的间谍”。可他坚信，通过史料的考证，史家可以将真实可靠的史来。因此兰克史学至少在一个方面，符合并推广了实证主义的思潮。

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兰克史学作为科学史学的典范，开始走向全球。以东亚为例家在1887年聘请兰克的年轻助手利斯(Ludwig Riess, 1861—1928)到刚成立不久的东京大并由其帮助，成立了专业的历史学会并出版专业的历史刊物，因此其历史专业化的进程，家几乎同步。但如上所述，与此同时，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已经有人开始对实证主义的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些挑战者的共同特点，就是无法接受实证主义将人类社会的研究的研究完全等同的做法。如布莱德雷那样，他们希望揭示人类活动的能动性(agency)和究这些人类活动时所展现的主观性(subjectivity)。譬如尼采就对纯粹以钻研和修复史料实证史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认为这些工作，根本无法揭窳人类历史变化的奥妙无穷采虽然处在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19世纪，他本人也与兰克本人和兰克的弟子有所交往决主张研究哲学或解密神话，比修撰历史更为高级。[31]在尼采之后，德国新康德主义哲泰提出历史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在方法上的根本不同，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强学”与“精神科学”的差别，也是著名的例子。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人反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沿用到历史研究中，乍看起来似乎是强非科学性，承认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其不够“科学”的地方。但其实他们的真正意除历史研究者的自卑感，突出历史研究的独特性，指出其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的双重言之，即使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历史研究者仍然不愿将历史研究完全等同于科学研究说，20世纪初期，英国史家伯里(John B. Bury, 1861—1927)在出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候，发表一个演说，题为“历史科学”，指出“历史学就是科学，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为伯里继任者的屈维廉(George M. Trevelyan, 1876—1962)，马上发表“历史女神”(Clio一文，对之提出质疑。屈维廉的观点是，如果史家只是遵照科学的原则，探究历史事件发的因果关系，那么历史写作就失去了其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用叙述的方式，生动而又写史的进程。他的主张是：虽然历史学家应该对历史的因果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或意测，始终、而且永远是一门叙述的艺术。这是它的基石”。[32]从近年历史哲学的发展来看，术”的重视，不但没有减弱，而且还更为加强，成为探讨“小写历史”的一个主要方面。[33

历史写作靠的是叙述，而叙述则必须依赖想象。对于历史研究中想象的重要，数柯林最为著名。而柯林武德的研究，则受到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发。像尼采一样，克罗齐对以考据史料为目的的批判史学，持有一种批评的态度。他认为证、编排史料，只是呈现一种“死的历史”，而“活的历史”，必须体现历史研究者的思想。述，着重的是对历史研究的工作性质，提供一种哲学的思辨分析。[34]而身为艺术史家的德，则从他实际的研究经验出发，分析历史研究中想象力的不可或缺。柯林武德指出，既凡人一样，无法回到过去，只能依靠残缺不全的史料来重建过去，那么就必须运用想象来欠缺的空白。这样的工作，与警察侦探的破案，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为侦探像史家一样利用有限的线索，以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借助一定的想象，对案子的发展做出合理的推断

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研究，既反映了欧洲大陆哲学的思辨特点，又结合了英国经验主传统。在二战以后，欧洲大陆的历史哲学，在新康德主义的研究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进析历史研究和自然研究的不同，狄尔泰曾经指出，历史研究的特征是“理解”(verstehen家必须对史料所反映出的历史过程，逐步取得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这里的“感同身受史家的生活经验与他研究的对象(过去发生的事情)之间的交会。易言之，史家之所以能解就是因为他对史实，有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二战以后，欧洲大陆解释学的进一为强调认识论方面的主观成分。譬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存在(Being and Time)，强调人们认识活动中主、客观之间的密切交流。海德格尔的哲学，受哲学的影响。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比喻，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分析我们所谓“心有灵犀”缘由。海德格尔反对“主观”、“客观”的二元论，认为人们的认知之所以能产生，并不是主观。恰恰相反，客观之所以能进入主观，是因为主观已有“灵犀”，因此才能“相通”。本体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海德格尔的弟子伽德玛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在上，提出主观与客观“视域的沟通”，亦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应该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的解释学理论。像海德格尔和伽德玛尔科也主张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融会是人们获取知识的基础。他特别强调人们认识活动中性,也即中文里所说的“意在言外”的情形。对利科而言,通过语言所反映的现实(现在抑或是“象征性”(symbolic)的,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释。易言之,任何事情都会产生解释。[36]

利科的解释学,着重从语言学的方面来展示人们认识活动的复杂、多样,并非偶然。代以来,现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长足发展,以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过渡为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一冲击,与海德格尔等人挑客观、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海德格尔主张主观与客观之间没有么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研究,则揭示了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者之间必须通过语言,而语言并不透明,无法准确无误地传递信息。因此即使有一客观存在,但存在,根本无法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于是也就丧失了实际的认识论上的功能。

上述语言学的发展,称之为“语言学的转向”。从其影响来看,甚至可以视为是一场“语命”,因为它挑战了原来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这里的原因在于,西方语言不像中国语言,形”语言,而是“拼音”语言。它之所以能传达信息,靠的是声音的传递,再诉诸文字表述。像中国语文那样,经常靠眼睛看来获取信息。譬如中国人在告诉对方名字的时候,通常需上比划,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名字到底是怎样写的。但西方人在同样的场合,就不必做如作。换言之,西方人在发出声音的时候,一般就能表述自己的意思,也即“语言=思想”。与思维的清楚,直接相关。但后结构主义却挑战了这一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导致了德里(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谓的“解构”,也即否认语言能反映事物、传达信息的功主观与客观彻底脱钩。因此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又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哲学。

4、史学=文学、美学?

像其他学科一样,西方史学在1960年代以后,也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而且还格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叙述史是西方史学发展的主干,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是史家记历史的主要风格。中世纪时期,编年史一度流行,但到了近代,叙述史很快又取代了编年西方史学的主流风格。一般人以为叙述史与编年史相比,更能体现史家的不偏不倚,让其的口吻,冷静地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但其实并不尽然。譬如中国古代的《春秋》,自然的一个典型。孔子希求在其内隐含自己对时事的批评,他就不得不创造所谓的“春秋笔法地改动几个动词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换言之,编年史有它一定的格式,也即“客观性”,的顺序,就无法轻易更改。而叙述史则可以给予史家很大的写作空间,任其编排、组织史现自己的好恶,或者追求修辞的完美。与孔子同时的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在其《历史》中,编造了一段生动的对话,现,两个对话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根本不可能见面。

也许是叙述史的这些特点,因此西方史家对历史写作中主观的因素,特别敏感,由此客观的、科学的史学。但由于“语言学的转向”,使得他们感到要想在历史叙述中排除主观乎根本不可能,因为叙述必须依赖语言,而语言文字本身有其自律性,作者可以试图将其点借助语言、文字加以表达,但这一表达是否就一定与作者的思想对号,完全是另一回事旦写作成文,这些文字就可以让读者自由评判、甚至自由发挥。因此读者是否一定要通过作者的意图,其实并不重要。由此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出,作者一旦写成作品,他其实就“死亡”了,在其作品的流通和被接受的过程中,不再有支配作用。这些意见,在文学批评的领域,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文学界的流行,早于史学界。譬如阅读、观看同样一部悲剧作品,有些人可以为之感伤不一些人则可以从其中汲取使其奋起的力量。阅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读者从自己的个体经验内容相互交融的过程——读者如何读一部作品显然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则基于下列基本认识:历史著作以传授知识为主,其目的“客观的”过去“如实地”交代给读者,所以读者似乎就应该是被动的接受者,其阅读的主要领会史家对于史实的勾画。因此,法国19世纪史家古朗治(N. D. Fustel de Coulanges,

1889)曾这样宣称, 他的历史著作, 只是“将历史事实呈现给读者, 不加修饰, 以便让出判断和结论”。[37]但其实, 出于法国民族主义的立场, 古朗治曾经就阿尔萨斯—洛林问题, 与德国史家蒙森论战。[38]因此他所谓在历史写作中“不加修饰”, 不设立场, 是很值不过, 讨论史家在写作中是否隐含自己的政治、宗教和民族的立场, 抑或史家能否在写作中种偏见, 以求“如实直书”, 还主要是“语言学的转向”发生以前的事情, 与“语言学的后的讨论, 有明显的区别。

那么, 在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上, 所谓“语言学的转向”的主要影响在哪里呢? 法国《历史与理论》的三位编辑一起主编了《历史与理论最新文集》一书, 选编了二战以后哲学、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论著。编者之一布赖恩·菲(Brian Fay)在题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导言中指出, “差不多25年以前, 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那正是怀特在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所标志的‘语言学的转向’”。他进一步指出, 由于这一历史研究性质的关键问题, 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转变为“历史学是不是小说?”了。易言述的“诗性”(poetics)成了研讨的中心问题了。这里的“诗性”, 主要指的是史家写作历史所用的想象和创造。中国古代有“诗言志”一说, 大致可以与此相比仿。而写诗又需要遵循一如韵律、对仗等等。由“诗性”一词来代表历史著作的不同写作风格和语言模式, 正是怀特一书论旨的核心。

换言之, 怀特认为史家写作历史常会贯穿自己的政治理念, 是理所当然、无须赘言的。他在书中用无政府主义套在法国史家密歇勒的头上, 用自由主义来形容托克维尔的著作, 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史学, 再用保守主义来描述兰克的史学。但他的主要关怀, 则并不在揭示历史写作的“深层结构”。要发掘这一“深层结构”, 他认为必须从史家的政治理念转作的风格和模式, 至少应该首先考虑、考查历史写作的不同叙述模式。对于怀特而言, 历两种形式: 编年史和叙述史, 而后者是对前者的改造。与前者不同, 后者采取的是讲故事因此有开始、过渡和结束或者升华。[39]这里应该提一下的是, 怀特对于编年史的认识, 和偏见, 显现出他受克罗齐的影响, 将编年史等同于“死”的历史。其实, 从中国史学的传年史从何时开始, 也即“王正月”定于何时, 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史家通常为此费尽中也显现出政治权力的斗争。西方中世纪的编年史, 往往从上帝创始开始, 因此也显然不的一件事情, 而是反映了浓厚的宗教观念。

怀特显然更注意编年史和叙述史的差别。这一差别是他《元史学》一书论点的基础。有开始、过渡和结束, 因此史家写作历史的时候, 必然遵循一种既定的模式(这里“既定”是史家的一种几乎无意识的偏好), 如浪漫史诗式、喜剧式、悲剧式和反讽式。这些模式的表现, 则可归纳为“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简单一点说, 怀特认为个人性格所好, 会对他所处理的历史, 编织成不同的故事, 也即他所谓的“情节设置”(emplotment)。这一“情节设置”的观点, 是怀特《元史学》一书的核心。由此出发, 怀特文学作品, 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40]为了解释怀特所谓的修辞风格, 或许可以用金圣叹《水浒传》的例子来说明。原来的《水浒传》, 比现在通行的版本要长得多, 写的是水浒英雄的战死, 招安的招安, 因此是一个悲剧, 其意图是劝戒众人不要造反。但金圣叹以“英雄”结尾, 则将之变成了一场喜剧, 甚至是浪漫史诗, 因此故事如何结束, 其意义可以大不相同。

由于怀特在《元史学》和其他一系列著作中, 强调历史写作的文学性, 挑战历史学的。此使他成为后现代史学的“鼻祖”, 在1990年代以后, 声名卓著。他从加州大学退休以后, 学比较文学系延聘, 成为该系的讲座教授。如此例子, 在美国大学中比较罕见, 由此可见。但反过来看, 怀特并未在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系任教, 也可见他的影响, 主要还是在而非在史学界, 也不在哲学界。[41]如前所述, 文学界的人士近年对于思想史的研究, 浓, 以“新历史主义”的兴起为例。因此怀特任教比较文学系, 也似乎顺理成章。后现代一位代表人物拉卡普拉, 其著作通常以分析文学著作为主, 虽然他在历史系任教。总之, 卡普拉的主要努力方向, 是想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研究中文学性的注意。这一做法, 其现代主义盛行以前就有人尝试过。

如果我们细究怀特《元史学》一书的结构, 可以看出他的主要关怀, 还是在于揭示语结构和自主独立, 反映出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影响, 而非德里达等人所提倡的后结构

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 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显然更为紧密。有趣的是曾在一篇文章中, 将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德里达等人的理论, 称之为“学)批评”(Absurdist criticism), 与“正常的文学批评”(Normal criticism)相对立, 而将理论称为“形式主义的批评”(Formalist criticism)。[42]由此可见, 怀特的出发点, 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脉络和走向并不完全一致, 但他将文学与史学等同, 却又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异曲同了“小写历史”、也即历史认识论的科学基础。顺便提一下的是, 怀特在《元史学》发表之中, 著述不丰, 其理论基点也基本一仍其旧。他最近的一本论文集, 题名《形象的现实主义》1999年出版。该书主张文学作品也可以反映历史的现实, 表现了他意图提升文学、贬抑史学立场。[43]

但也许正是因为怀特的坚持, 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重点, 已经在最近的20余年中, 发生明显的改变。《历史与理论》的资深编辑理查德·范恩(Richard T. Vann)在总结怀特的影响说在战后的初期, 史家仍然将发现过去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因为接下来的工作只是将这“写出来”(writing up)而已, 那么由于怀特的出现, 这样的做法已经再也无法行得通了。[44]“写出来”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的确, 如果我们要概括最近20余年西方历史哲学向, 那么有关史家写作的一系列问题, 如何成为研究的重点, 便是一个最主要的特征。上荷兰史学理论家安科史密特, 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新著, 题为《崇高的历史经验》。他在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战后史学理论的发展, 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一个有关历史的真实性, 关历史叙述中过去的“再现”(representation)。[45]这两个问题, 既有密切的关联, 又有先后发展的顺序。有关前者的考量, 使得理论家思索历史叙述能否再现真实的问题, 由此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转而集中探讨历史叙述中所含有的一系列问题, 从而形成历史“叙述主义”(narrativism)流派, 由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罗兰·巴特利的论著为代表。[46]

安科史密特与上面提到的翦肯斯一样, 堪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中后现代主义的代翦肯斯在1991年出版《历史学再思考》一书, 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重新审视近代史学的基础, 并对之提出激烈的批评、挑战, 由此而一举成名。翦肯斯的主要意图, 是力求将后现代主义作为史学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由此而取代白兰克以来的近代历史学。这一意图在他于1991年的《论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中有清楚的展现。如其书名所示, 翦肯斯在书中以卡尔的《历史学是什么?》一书出发, 将卡尔及其继承卡尔史学立场的当代英国史家艾尔顿(Geoffrey Elton)视为近代史学的代表, 而将怀特和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史学理论, 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 与前者加以对比, 由此来证明近、现代史学, 已经在当代过时了。[47]以后翦肯斯出版、主编了一系列著作, 其中《后现代史学读本》一书, 选编了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及其代表性论著, 为许多人所采用, 颇有影响。[48]近年翦肯斯的新作, 力图超越他原来的二元主义(二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模式, 从更多的角度考虑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他与蒙斯洛在2004年出版《历史学性质读本》, 将当代史学理论分成四大派别: (1) 重构主义; (2) 构造主义; (3) 解构主义; (4) 终结主义, 便是一个表现。在这四个派别中, 第一和第三个派别比较容易理解; 前者代表传统史家, 主张历史学以重建过去为宗旨, 后者则认为这一重建根本是痴人说梦。而所谓“解构主义”指的是介于“重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的一种取径, 其特点是一方面相信历史可以重建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重建, 必然表现出史家的主观立场, 而并非完全“客观”的重建, 而“再现”。当代盛行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妇女史的研究, 是其典型的表现, 因为选择课题的对象, 与史家的政治立场、社会关怀密切相关。作为第四个派别, “终结主义”指的是历史“被抛弃”、“小写历史”受到冲击之后, 一些史家和史学理论家对历史学性质所做的思考。[49]这些思考尚不成熟, 但却明确地表明, 即使人们能正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受其史学与文学相类似的想法, 有关史学的思考还是无法就此打住, 而是必须以新的方式续着。

从翦肯斯最近发表的著作来看, 他本人也在从事新的思考, 如考虑历史研究与伦理学问题。但依笔者管见, 有关历史哲学的最新思考, 当以上面提到的安科史密特的新著《崇高经验》为一个有趣的代表, 其中似乎也可窥见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向。作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安科史密特在书中重申了许多已经为人所熟知的观点, 比如史

学性、阅读史书体现的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等等。甚至他的书名采用“崇高”这样的美学非从未见过。翦肯斯和蒙斯洛在《历史学性质读本》中已经指出,历史哲学界的“语言学似乎可以“美学转向”更为贴切,因为怀特和安科史密特等人的理论,强调史家治史,应往重建过去的简单目的,而注重历史叙述的形式表达,于是就将史学与美学相连了。对于蒙斯洛来说,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一个如何认识过去的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描绘过去的美学问题了。[50] 安科史密特想来同意翦肯斯和蒙斯洛的观点,但他的《崇高验》一书的重点,却不在研究“崇高”,而在于研究“经验”,抑或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在出,“历史再现”已经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但是,大部分历史学家对此问题并不关心理论和史学实践之间存在一种“遗憾的隔阂”(a sad gap)。他于是提醒他的同行说,“历是想再现过去,这一点不能忘记。[51]易言之,安科史密特想强调说,虽然历史写作与文间有很多雷同,但其注意的对象,毕竟是不同的。他于是写到,如果从研究“经验”入手让史学理论的研究与史家的历史实践相沟通,又可以让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研究获得自地位,不但从以前附属于哲学研究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可以充实、帮助哲学研究的体而言,安科史密特想通过对于“经验”的探究,来超越当代哲学注重研究语言的倾向。发,他也想超越海登·怀特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因为怀特的著作,使得叙述的形式及其模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但其结果是,除了文本以外似乎没有其他可以值得研究的了。

安科史密特试图通过“经验”的研究,提倡一种新的、“思想的经验主义”(intellectual empiricism),藉此与史家实际从事的研究工作有所沟通。譬如他说,历史的“再现”,首先或者“体验”过去,于是这一“经验”,同时包含两个方面:即对过去的“发现”(discovery)和(recovery)。这一提法,乍看起来安科史密特似乎在重申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并无太多实不然。安科史密特所界定的“经验”,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经验,不如说是一种“美学经验道,既然想“发现”过去,也就意味着过去与现在之间,已经存在一条明显的差别,甚至沟。于是这种“发现”过去的历史经验,首先是一种对“失去”的体验。而为了要“复元又必须经历一种“期望”乃至“热爱”。于是,历史经验同时交织了“失去”(loss)和“爱”(love),抑或“痛苦”(pain)和“快乐”(pleasure)的交替经验。显然,安科史密特的史学理历史研究,放在了美学的层次上加以分析了。用他的话来说,史家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为去,而且还为了“感觉”、“感受”过去;后者与前者相比,同样重要。

5、小结

如果说将史学与文学、美学相等同代表了当代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最新趋向,那么法,尽管看起来与史家治史的具体实践,并不十分契合,但如果我们从历史知识传布的方向也无法将其视为史学理论家的凭空捏造,或者故弄玄虚。换言之,虽然历史研究是人们过去的认知的高级形式,但就历史知识在社会上的传播而言,历史著作的写作及其出版往有效的方式。举例来说,一般中国人对于三国时代的人物,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这一知是通过阅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及据此改编的戏剧、戏曲而获得的,而不是通过研究陈国志》,虽然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后者显然比前者要高。由此看来,历史研究是否需要其表达的方式和叙述风格,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史家可以弃之如敝屣。孔子有言,“文,行之不远”,已经阐明了这一道理。由此看来,史家治史,自然要求真,因为这一反映了读者的需求,但在追求真实性以外,似乎还有其他的東西需要考量。当代历史哲学展,似乎是想在求真之外的方面,有所探索。

不过,从安科史密特等人的论著来看,他们的努力,又存在明显的缺陷,显得过于片即便史家接受和承认史学的文学性,史学理论家还有工作要做,那就是还要回答“那又怎样(what)的问题。换言之,史家即使在写作中,采用文学的表现手法,但他研究的对象,仍同。而他的作品所服务的对象,也有可能不同。这就像人们观看电视,既要新闻频道,娱节目一样。前者也有可能存在虚假的成分,甚至还有可能造假,但与后者纯粹以娱乐为法相比,显然有所不同。由此看来,虽然现代人也许知道世上并没有百分之百的真实性,于真实的期望,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于是,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工作,性质也就自然有所新闻主播与电视剧导演的工作不同一样。当代西方的史学理论,试图将两者等而视之,虽颖、甚至“革命”的一面,但其结果也使得史学理论与史家的实际工作,产生了明显的距

大的问题是，历史研究通常希望总结历史的经验，以求获得某种借鉴，从而嘉惠未来，但的历史哲学发展，则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而将史家对史实的搜索和重建的想象、虚构完全等同，这就在根本上削弱了历史学的根基。无怪一些原来历史哲学家处题，现在日益为其他学科的人士所吸取，成为他人的地盘了。

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之走向没落，代世界历史的重大变迁。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18世纪以后征服许多非西方地区，正是仰赖术的发达，而这一发达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表现，就是由启蒙运动所揭橥的理性主义。历史”和“小写历史”，都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基础。理性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被视为是近代西主要特征，亦一度为非西方地区的人士所艳羨和仰慕。但二战以后，西方的经济霸主地位到非西方地区的挑战而动摇（日本的兴起、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以及近年中国的崛起，都是文化优势也随之逐渐丧失。如以东亚经济的起飞为背景而兴起的“新儒学”，就一反原来认学传统阻碍经济发展的观念，提出东亚经济的成功，正是由于儒家文化的滋育，便是一例要说当代西方在世界上的强权地位已经是明日黄花，则又似乎言之过早。近年蓬勃兴起的动，自然有非西方地区国家的参与，但西方国家仍然是主导的力量（如互联网的诞生与普过，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西方国家领先世界历史潮流的时代，的确正在走向终结。在很上，“全球化”正是世界历史从一元中心走向多元中心的一个标志。西方史学理论界出现所义”的讨论以及“大写历史”走向末路，因此并不足怪。

西方人承认历史的“终结主义”，主要是因为从今往后，世界历史的主要驱动力（dynam从西方地区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如中国和印度甚至拉美。而历史学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动及其阻力，抑或“变化”（change）和“不变”（continuity）的交替及其相互关系，然后进行的工作。如果变动已经不是西方当代历史的主脉，那么西方历史学也就会逐步丧失其原有由此而转移其研究的焦点。当代西方史学界盛行“新文化史”，注重探讨琐细的、边缘的裔的课题，就是一个显例。[52]但是这一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的转向，是否要为非西人士照搬，则完全应该另当别论。因为像在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文迁，史家无法、而且不应对之熟视无睹，而去东施效颦，像西方史家一样，转而专门研究细的课题（此处并不特意针对批评当代中国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者，更无意贬低其研究为这些研究兴趣在当代中国的开发，不能完全归结于欧风美雨的滋润，而是有其自身生长化土壤）。总之，即使西方的历史哲学已经转向、甚至走向没落，并不等于人们就永远不史的进程和远景，进行思考、判断和预测。或许，这正是当代中国学者从事历史思辨、建统的历史哲学理论的一个契机。

注释：

①除了下引何兆武先生的有关论著以外，近年出版的历史哲学著作主要还有赵家祥：《历史哲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庄国雄、马拥军、孙承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张牛：《五国近现代历史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严建强、王渊明：《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方历史哲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另外还有一些旧著的再版，如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出版社，1990）和牟宗三：《历史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②何兆武。历史与理论[A]。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6页。

③有关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治学取向，参见侯云灏：《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潮》，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和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④参见盛宁：《新历史主义》（台北：扬智，1995）。在中国，文学出身而治史的学者和陈平原为典型，而在美国则以王斑为代表。

⑤参见Robert M. Bums and Hugh Rayment-Pickard, eds. , *Philosophy of History: From Enlightenment to Postmodernity* (Malden, MA. . Blackwell, 2000)。

⑥有关“历史”一词在现代的出现与使用，佐藤正幸的《历史认识之时空》（东京：知房社，2004）讨论最详，见第3页以降。王晴佳对该书有一详细的书评，见《中国学术》（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辑，第274—280页，或可参考。

⑦William In Sweet, ed. ,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 Examination* (Hampshire: Ashgate, 2004) 第15页。

⑧何兆武. 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J]. 世界历史, 1986(2).

⑨Bernard 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⑩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参见Car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该书不断再版，最近的一版出版于2004年，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2)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 Avon Books, 1992)。

(3)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 Simon&Schuster, 1996)。

(4)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Nov / Dec. 1996), P28—46.

(5)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6)托夫勒的一些著作如《第三次浪潮》(Third Wave)和《未来的震荡》(Future Shock)已出版，而且有较强的市场。

(7)参见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8)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倾向在中国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中，也有所反映。除了何兆武的一系列著作以外，陈启能有一“论历史事实”一文（《史学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耕华的《历史哲学引论》一书，更给予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予以很大的关注。

(9)Alexander Lyon Macfie, ed. ,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alks Given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London, 2000-2006*(Houndmills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1.

(20)对于历史学专业化的利弊，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有详细的分析，见伊氏著“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and the Guiding Assump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Thought,”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第225—242页。

[21]Swee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Examination*, P29.

[22]Swee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Examination*, P29.

[23]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 何兆武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152.

[24]参见上引Bums and Rayment-Pickard, eds. , *Philosophy of History*; Swee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和Macfie. ed. .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25]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6]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New York: Knopf, 1962);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London: Routledge, 1991).

[28]F. H. Bradley,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8), P78.

[29] Bernard Bosanquet,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 and Value* (London: Macmillan, 1912), P79.

[30]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6).

[31] 有关尼采史学观念的最新研究, 参见 Thomas H. Broderick, "Nietzsche's Relativism and Historical Methods and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46: 2 (May 2007), 第155—179页.

[32] 参见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第209—245页。有关伯里的演说和历史的科学性, 参见《历史理性的重建》中的论述, 第114页以降。有关伯里和屈维廉的争论, 另见 Donald R. Kelley, *Frontiers of History: Historical Inqui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20页。

[33] 举例来说, Geoffrey Robey最近编了 *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4) 一书, 收集了一些从叙述的角度, 着重研究历史认识论的代表性篇章。叙述主义 (narrativism) 也是当代历史哲学的一个流派, 见上引 Burns and Rayment-Pickard, *Philosophy of History*, 第274—300页。

[34] 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M]. 傅任敢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5] Collingwood, *Ideas of History*.

[36] 参见 Burns and Rayment-Pickard, *Philosophy of History*, 第245—249页。

[37] Stern, *Varieties of History*. P188.

[38] 参见郭圣铭: 《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第212—213页。

[39]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5—7.

[40] White, *Metahistory*, 第7—11页。有关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 参看王晴佳、王健: 《后现代与历史学: 中西比较》(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第134—142页, 此处从参考陈新的《西方历史叙述学》(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第78—84页。陈新在《元史学》一书时, 将“情节设置”(emplotment)一词, 改为“情节化”, 比较符合中文习惯。“情节化”隐含有“情节”已经存在的意思, 而怀特的论点, 是史家在写作时加入了“情节”, 因此此用“情节设置”的译法。

[41] 有关怀特的影响, 可以参见 Richard T. Vann, "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s History and Theory," 37 (1998), 第143—161页。

[42] Hayden White, "The Absurdist Moment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in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61—282.

[43]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44] Vann,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前揭文, 第161页。

[45] Frank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xiii-xi.

[46] Burns and Rayment-Pickard.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P274—300.

[47]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5).

[48]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5).

[49] Keith Jenkins and Alun Munslow, eds., *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4).

[50] Keith Jenkins and Alun Munslow, eds., *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4). P197—199.

[51]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 xiv.

[52] 参见 Peter Burk,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2004).

作者简介：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国际史学会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长。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8.

- 上一篇文章：斯旺森 龙秀清：历史学需要分享与交流
- 下一篇文章：王晴佳：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上）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打印】](#)

最新5篇热点文章

-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161]
- 中共为何能在1949获胜：当年美远...[91]
- 访问记：余英时谈好友唐德刚[99]
- 黄现璠先生简历和著述编年目录...[426]
- 唐德刚先生逝世[232]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5558]

相 关 文

- 王晴佳：从历史思辨、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史学研究网